



10105

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

楚波後學周毓齡重校

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

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

語錄上

道外無事。事外無道。先生常言之。

道在宇宙間。何常有病。但人自有病。千古聖賢。只去人病。如何增損得道。

道理只是眼前道理。雖見到聖人田地。亦只是眼前道理。

唐虞之際。道在臯陶。商周之際。道在箕子。天之生人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。臯陶箕子是也。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。正爲欲傳其道。旣爲武王陳洪範。則居於夷狄。不食周粟。

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。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。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。如學而時習之。不知時習者何事。非學有本領。未易讀也。苟學有本領。則知之所及者。及此也。仁之所守者。守此也。時習之。習此也。說者說此樂者樂此。如高屋之上。建瓴水矣。學苟知本。六經皆我註脚。

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。若天是理。人是欲。則是天人不同矣。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之。而後好惡形焉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天理人欲之言。蓋出於此。樂記之言。亦根於老氏。且如專言靜是天性。則動獨不是天性耶。書云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。道心爲天理。此說非是。心一也。人安有二心。自人而言。則曰惟危。自道而言。則曰惟微。周念作狂。克念作聖。非危乎。無聲無臭。無形無體。非微乎。因言莊子云。眇乎小哉。以屬諸人。蒼乎大哉。獨遊於天。又曰。天道之與人。道也相遠矣。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。

動容周旋中禮。此盛德之至。所以常有先後。言語必信。非以正行。纔有正其行之心。已自不是了。古人皆是明實理。做實事。

近來論學者。言擴而充之。須於四端上逐一充。焉有此理。孟子當來。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。以明人性之善。不可自暴自棄。苟此心之存。則此理自明。當惻隱。

處自惻隱。當羞惡。當辭遜。是非在前。自能辨之。又云。當寬裕溫柔。自寬裕溫柔。當發強剛毅。自發強剛毅。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。

夫子問子貢曰。汝與回也孰愈。子貢曰。賜也何敢望回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此又是白著了。夫子氣力。故夫子復語之曰。弗如也。時有姓吳者在坐。遽曰。爲是尚嫌少在。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。此說與天下士人語。未必能通曉。而吳君通敏如此。雖諸君有志。然於此不能及也。吳遜謝謂偶然。

子貢在夫子之門。其才最高。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。甚至如子一以貫之。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。夫子既沒三年。門人歸。子貢反築室於場。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。故子貢獨留三年。報夫子深恩也。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。則其材豈曾子之比。顏子既亡。而曾子以魯得之。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。卒不能知德也。

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。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。然謂之不可得而聞。非實見也。如曰子欲無言。

卽是言了。

天下之理無窮。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。眞所謂
伐南山之竹。不足以受我辭。然其會歸。總在於此。

顏子爲人最有精神。然用力甚難。仲弓精神不及顏
子。然用力却易。顏子當初仰高鑽堅。瞻前忽後。博文
約禮。遍求力索。旣竭其才。方如有所立卓爾。逮至問
仁之時。夫子語之。猶下克己二字。曰克己復禮爲仁。
又發露其旨。曰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旣又復
告之曰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吾嘗謂此三節。乃三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四

鞭也。至於仲弓之爲人。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。
仁者靜。不佞無口才也。想其爲人。冲靜寡思。日用之
間。自然合道。至其問仁。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。
使民如承大祭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只此便是也。然
顏子精神高。旣磨礪得就實。則非仲弓所能及也。
顏子問仁之後。夫子許多事業。皆分付顏子了。故曰
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惟我與爾有是。顏子沒。夫子哭
之曰。天喪予。蓋夫子事業。自是無傳矣。曾子雖能傳
其脉。然參也魯。豈能望顏子之素蓄。幸曾子傳之子

思子思傳之孟子。夫子之道。至孟子而一光。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。亦竟不復傳也。

學有本末。顏子問夫子三轉語。其綱旣明。然後請問其目。夫子答以非禮勿視。勿聽。勿言。勿動。顏子於此洞然無疑。故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本末之序。蓋如此。今世論學者。本末先後。一時顛倒錯亂。曾不知詳細處。未可遽責於人。如非禮勿視。聽言動。顏子已知道。夫子乃語之。以此。今先以此責人。正是躐等。視聽言動。勿非禮。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。須看請事斯語。直是承當得過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五

天之一字。是皐陶說起。

夫子以仁發明斯道。其言渾無罅縫。孟子十字打開。更無隱遁。蓋時不同也。

自古聖賢發明此理。不必盡同。如箕子所言。有皐陶之所未言。夫子所言。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。孟子所言。有吾夫子之所未言。理之無窮如此。然譬之奕然。先是這般等第。國手下碁。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碁。雖所下子不同。然均是這般手段。始得。故曰。其或繼

周者雖百世可知也。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。故漆
雕開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斯此也。
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。與溺於意見之人言
却難。

涓涓之流積成江河。泉源方動。雖只有涓涓之微。去
江河尚遠。却有成江河之理。若能混混不舍。晝夜如
今。雖未盈科。將來自盈科。如今雖未放乎四海。將來
自放乎四海。如今雖未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將來自
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然學者不能自信。見夫標末之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六

盛者便自荒忙。舍其涓涓而趨之。却自壞了。曾不知
我之涓涓雖微。却是真。彼之標末雖多。却是偽。恰似
檐水來相似。其洞可立而待也。故吾嘗舉俗諺教學
者云。一錢做單客。兩錢做雙客。

傅子淵自此歸其家。陳正已問之曰。陸先生教人何
先。對曰。辨志。正已復問曰。何辨。對曰。義利之辨。若子
淵之對。可謂切要。

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。惟靜退者可入。又云。學者
不可用心太緊。今之學者。太抵多是好事。未必有切

己之志。夫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須自
省察。

夫民合而聽之則神。離而聽之則愚。故天下萬世自
有公論。

先生與晦翁辨論。或諫其不必辨者。先生曰。女曾知
否。建安亦無朱晦翁。青田亦無陸子靜。

不曾過得私意一關。終難入德。未能入德。則典則法
度。何以知之。人而不仁。不假用。礼亦如此。可見入德

居象山多告學者云。女耳自聰。目自明。事父自能孝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七

事兄自能弟。本無欠闕。不必他求。在自立而已。

生於末世。故與學者言。費許多氣力。蓋爲他有許多
病痛。若在上世。只是與他說入則孝。出則弟。初無許
多事。

千虛不博一實。吾平生學問無他。只是一實。

或問先生何不著書。對曰。六經註我。我註六經。韓退

之是倒做。蓋欲因學文而學道。歐公極似韓。其聰明

皆過人。然不合初頭俗了。或問如何俗了。曰。符讀書

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。至二程方不俗。然聰明却有

所不及。

正人之本難。正其末則易。今有人在此。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。某處坐立舉動未是。某人必樂從。若去動他根本所在。他便不肯。

釋氏立教。本欲脫離生死。惟主於戒其私耳。此其病根也。且如世界如此。忽然生一箇謂之禪。已自是無風起浪。平地起土堆了。

無它利與善之間也。此是孟子見得透。故如此說。或問先生之學。當來自何處。入曰。不過切已自反。改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八

過遷善。

有善必有惡。真如反覆手。然善却自本然。惡却是反了方有。

人品在宇宙間。迥然不同。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。吾在此。多與後生說人品。

此道之明。如太陽當空。羣陰畢伏。

典憲二字甚大。惟知道者能明之。後世乃指其所撰。苟法名之曰典憲。此正所謂無忌憚。

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。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。

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。然於道問學處欠了。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。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。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。然吾以爲不可。旣不知尊德性焉。有所謂道問學。

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。只是在我全無杜撰。雖千言萬語。只是覺得他底。在我不曾添一些。近有議吾者云。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。全無伎倆。吾聞之曰。誠然。

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。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。某答

象山全集 卷三十四

云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。復齋應而已。若知物價之低昂。與夫辯物之美惡真僞。則吾不可不謂之能。然吾之所謂做工夫。非此之謂也。

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。此理所在。安有門戶可立。學者又要各護門戶。此尤鄙陋。

人共生乎天地之間。無非同氣。扶其善而沮其惡。義所當然。安得有彼我之意。又安得有自爲之意。

二程見周茂叔後。吟風弄月而歸。有吾與點也之意。後來明道此意却有。伊川已失此意。吾與常人言。無

不感動。與談學問者。或至爲僞。舉世人。大抵就私意。建立做事。專以做得多者爲先。吾却欲殄其私。而會於理。此所以爲僞。吾與人言。多就血脉上。感移他。故人之聽之者。易。非若法令者之爲也。如孟子與齊君言。只就與民同處。轉移他。其餘自正。今之論學者。只務添人底。自家只是減他底。此所以不同。宇宙不曾限隔人。人自限隔宇宙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十

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先生常言之。云吾知此理。卽乾行此理。卽坤知之在。先。故曰乾知太始。行之在後。故曰坤作成物。

夫子平生所言。豈止如論語所載。特當時弟子所載。止此爾。今觀有子曾子。獨稱子。或多是。有若曾子門人。然吾讀論語。至夫子曾子之言。便無疑。至有子之言。便不喜。

先生問學者云。夫子自言我學不厭。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。又却以爲非何也。因自代對云。夫子只言我

此情常解

學不厭。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。便是蔽說。學者須先立志。志既立。却要遇明師。

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。孔子時。佛教未入中國。雖有老子。其說未著。却指那箇爲異端。蓋異與同對。雖同師堯舜。而所學之端緒。與堯舜不同。卽是異端。何止佛老哉。有人問吾異端者。吾對曰。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。則凡異此者皆異端。

子不語怪力亂神。夫子只是不語。非謂無也。若力與亂分明是有。神怪豈獨無之人。以雙瞳之微。所矚甚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十一

遠亦怪矣。苟不明道。則一身之間無非怪。但玩而不察耳。

可與適道。未可與立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棠棣之華。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。室是遠而。子曰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。上面是說階級不同。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。因以掃上面階級。蓋雖有階級。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。因言李清臣云。夫子剛詩。固有剛去一二語者。如棠棣之詩。今逸此兩句。乃夫子剛去也。清臣又言碩人之詩。無素以爲絢兮一語。亦是夫子剛去。其

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。謂繪事以素爲後。乃是以禮爲後乎。言不可也。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。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。然後來却有所泥。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。繪事後素。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。謂既畫之後。以素間別之。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。謂先以素爲地非。柴愚參魯。夫子所愛。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。賊夫人之子。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。後來子羔早卒。故屬意於曾子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十一

叩其兩端而竭焉。言極其初終始末。竭盡無留藏也。江漢以濯之。秋陽以暴之。皜皜乎不可尚已。此數語自曾子胷中流出。

咸有一德之書。言惟尹躬暨湯。咸有一德。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。

臯陶論知人之道。曰亦行有九德。亦言其人有德。乃言曰載采采。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。然後人言曰。某人有某事。蓋德則根乎其中。達乎其氣不可僞爲。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。可僞爲之。故行

有九德。必言其人有德。乃言曰載采采。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。

後世言伏羲畫八卦。文王始重之。爲六十四卦。其說不然。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。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。皆八。其別皆六十有四。龜筮協從。亦見於虞書。必非僞說。如此則卦之重久矣。蓋伏羲既畫八卦。卽從而重之。然後能通神明之德。類萬物之情。而扶持天下之理。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。以盡其變爾。繫辭首篇二句可疑。蓋近於推測之辭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吾之深信者書。然易繫言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此等處深可信。

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。非也。一陽當世之大。人其不寧方來。乃自然之理勢。豈在他占決卜度之中。原筮乃蒙初筮之義。原初也。古人字多通用。因云伊川學問。未免占決卜度之失。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非知道者不能。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。文王居羑里而贊易。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。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。

自周衰以來。人主之職分不明。堯典命羲和。教授人時。是爲政首。後世乃付之星官。歷翁。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。孟子曰。民爲貴。社稷次之。君爲輕。此却知人主職分。

詩大雅多是言道。小雅多是言事。大雅雖是言小事。亦主於道。小雅雖是言大事。亦主於事。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。

秦不曾壞了道脉。至漢而大壞。蓋秦之失甚明。至漢則迹似情非。故正理愈壞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漢文帝藹然善意。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僅似鄉原。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。且如人主在上。便可就他身上理會。何必別言格物。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。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。所誤。

韓退之原性。却將氣質做性說了。

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。說得人之蔽處好。梭山兄云。後世之人。病正在此。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。答云。今世人之通病。恐不在此。大槩人之通病。在於居茅茨。則慕棟宇。衣敝衣。則慕華好。食麤糲。則慕甘肥。此乃

是世人之通病。

春秋北杏之會。獨於齊桓公稱爵。蓋當時倡斯義者。惟桓公管仲二人。春秋於諸國稱人。責之也。

古者風俗醇厚。人雖有虛底精神。自然消了。後世風俗不如古。故彼此一段精神。爲害難與語道。

因嘆學者之難得云。我與學者說話。精神稍高者。或走了。低者至塌了。吾只是如此。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。然吾亦只有此一路。

人方奮立。已有消蝕。則議者不罪其消蝕。而尤其奮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十五

立之大過。舉其進銳者。其退速。以爲證。於是併懲其初。曾不知孟子之意。自不在此。

聖人作春秋。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。又云春秋大槩是存此理。又云春秋之亡久矣。說春秋之繆。尤甚於諸經也。

嘗閱春秋纂例。謂學者曰。啖趙說得有好處。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。又云人謂唐無理學。然反有不可厚誣者。

後世之論春秋者。多如法令。非聖人之旨也。千古聖

賢若同堂合席。必無盡合之理。然此心此理。萬世一揆也。

此亦先立乎其大本

銖銖而稱之。至石必繆。寸寸而度之。至丈必差。石稱丈量。徑而寡失。此可爲論人之法。且如其人。大槩論之。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。此則君子人矣。大槩論之。在於爲私。爲權勢。而非忠於國。徇於義者。則是小人矣。若銖稱寸量。校其一二節目。而違其大綱。則小人或得爲欺。君子反被猜疑。邪正賢否。未免倒置矣。有學者聽言有省。以書來云。自聽先生之言。越千里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六

如歷塊。因云吾所發明爲學端緒。乃是第一步。所謂升高自下。陟遐自邇。却不知指何處爲千里。若以爲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爲千里。非也。此只可謂之第

一步。不可遽謂千里。

此其有理

吾於人情研究得到。或曰。察見淵中魚不祥。然吾非苛察之謂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。

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。古人推讓皆是實情。唐虞之朝可見。非尙虛文。以讓爲美名也。

嘗聞王順伯云。本朝百事不及唐。然人物議論遠過。

之。此議論甚闊。可取。

嘗問王順伯曰。聞尊兄精於論字畫。敢問字果有定論否。順伯曰。有定論。曰。何以信此說。順伯曰。有一畫一拐於此。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。問之。此人曰。是此等第。則彼二人之言亦同。如此知其有定。因問字畫孰爲貴。順伯曰。本朝不及唐。唐不及漢。漢不及先秦。古書曰。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。順伯曰。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。尊兄試觀古器。與後來者異矣。此論極是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七

傅子淵請教。乞簡省一語。答曰。良其背。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。是則全掩其非。非則全掩其是。此是語病。中又云。闕節而疏目。旨高而趣深。旨高而趣深甚佳。闕節而疏目。子淵好處在此。病亦在此。又云。子淵宏大。文範細密。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。文範能兼子淵之宏大。則非細也。朱濟道力稱贊文王。謂曰。文王不可輕贊。須是識得。文王方可稱贊。濟道云。文王聖人。誠非某所能識。曰。

識得朱濟道。便是文王。

一學者自晦翁處來。其拜跪語言頗怪。每日出齋。此學者必有陳論。應之亦無他語。至四日。此學者所言已罄。力請誨語。答曰。吾亦未暇詳論。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。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。進之爲富貴利達。又進之爲文章技藝。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。却談學問。吾總以一言斷之曰。勝心。此學者默然。後數日。其舉動言語頗復常。

一學者從游閱數月。一日問之云。聽說話如何。曰。初來時。疑先生之顛倒。旣如此說了。後又如彼說。及至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六

聽得兩月後。方如貫通。無顛倒之疑。三百篇之詩。周南爲首。周南之詩。關雎爲首。關雎之詩。好善而已。

興於詩。人之爲學。貴於有所興起。

洙泗門人。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。故記禮之書。其言多原老氏之意。

先生在勅局日。或問曰。先生如見用。以何藥方醫國。

先生曰。吾有四物湯。亦謂之四君子湯。或問如何。曰。任賢。使能。賞功。罰罪。

先生云。後世言道理者。終是粘牙嚼舌。吾之言道。坦
然明白。全無粘牙嚼舌處。此所以易知易行。或問。先
生如此談道。恐人將意見來會。不及釋子談禪。使人
無所措其意見。先生云。吾雖如此談道。然凡有虛見
虛說。皆來這裏使不得。所謂德行常易。以知險。恒簡
以知阻也。今之談禪者。雖爲艱難之說。其實反可寄
託其意見。吾於百衆人前。開口見膽。

先生云。凡物必有本末。且如就樹木觀之。則其根本
必差大。吾之教人。大槩使其本常重。不爲末所累。然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五

今世論學者。却不悅此。

有一士大夫云。陸丈與他人不同。却許人改過。

先生嘗問一學者。若事多放過。有寬大氣象。若動輒
別白。似若褊隘。不知孰是。學者云。若不別白。則無長
進處。先生曰。然。

先生云。學者讀書。先於易曉處。沉涵熟復。切已致思。
則他難曉者。渙然冰釋矣。若先看難曉處。終不能達。
舉一學者詩云。讀書切戒在荒忙。涵泳工夫興味長。
未曉莫妨權放過。切身須要急思量。自家主宰常精

健。逐外精神。徒損傷。寄語同遊二三子。莫將言語壞天常。

先生歸自臨安。子雲問近來學者。先生云。有一人近來有省。云一蔽既徹。羣疑盡亡。

先生云。歐公本論固好。然亦只說得皮膚。看唐鑑令讀一段。子雲因請曰。終是說骨髓不出。先生云。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。

劉淳叟參禪。其友周姓者問之曰。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。淳叟答曰。譬之於手。釋氏是把鋤頭。儒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者把斧頭。所把雖不同。然却皆是這手。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。友答云。若如淳叟所言。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。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。先生云。淳叟亦善喻。周亦可謂善對。

先生云。子夏之學。傳之後世尤有害。

先生居象山。多告學者云。汝耳自聰。目自明。事父自能孝。事兄自能弟。本無少缺。不必他求。在乎自立而已。學者於此亦多興起。有立議論者。先生云。此是虛說。或云。此是時文之見。學者遂云。孟子闢楊墨。韓子

關佛老。陸先生闢時文。先生云。此說也。然關楊墨。佛老者。猶有些氣道。吾却只闢得時文。因一笑。先生作貴溪學記云。堯舜之道。不過如此。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。嘗舉以語學者云。吾之道。真所謂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。

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。先生云。須先精看古註。如讀左傳。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。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。則讀之。其理自明白。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有一後生欲處郡庠。先生訓之曰。一擇交。二隨身規。三讀古書論語之屬。

程先生解易爻辭。多得之彖辭。却有鶻突處。人之文章。多似其氣質。杜子美詩。乃其氣質如此。

三代之時。遠近上下。皆講明扶持此理。其有不然者。衆從而斥之。後世遠近上下。皆無有及此者。有一人務此。衆反以爲怪。故古之時。比屋至於可封。後世雖能自立。然寡固不可以敵衆。非英才不能奮興。

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。邊惡揚善。沮姦佑良。此

天地之正理也。此理明則治。不明則亂。存之則爲仁。不存則爲不仁。先生擊節稱賞。

先生云。吾自應舉。未嘗以得失爲念。場屋之文。只是直寫胸襟。故作貴溪縣學記云。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。豈皆有司之所棄。天命之所遺。

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。繼從先生游。自謂有省。及作書陳所見。有一語云。與太極同體。先生復書云。此語極似南軒。

學者不可用心太緊。深山有寶。無心於寶者得之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五

有學者上執政書。中間有云。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。朝而議政於黼座。退而平章於中書。歸而咨訪於府第。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。而無薄蝕之者乎。能如砥柱之屹立。而無淪胥之者乎。先生云。此亦可以警學者。

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。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。先生云。立之之謬如此。孝弟忠信如何說。且將惟溫故而後能知新。惟敦厚而後能崇禮。

易繫上下篇。總是贊易。只將贊易看。便自分明。凡吾

論世事皆如此。必要挈其總要去處。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。

夫人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。所學非所用。

或有說先生之教人。專欲管歸一路者。先生曰。吾亦只有此一路。

孟子曰。言人之不善。當如後患何。今人多失其旨。蓋孟子道性善。故言人無有不善。今若言人之不善。彼將甘為不善。而以不善何汝。汝將何以待之。故曰當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如後患何。

見到孟子道性善處。方是見得盡。

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。荀與楊擇焉而不精。語焉而不詳。何其說得如此端的。

程先生解頰復厲。言過在失不在復。極好。

先生在勅局日。或勸以小人闖。何宜乞退省。先生曰。吾之未去。以君也。不遇則去。豈可以彼為去就耶。

李白杜甫陶淵明。皆有志於吾道。

資稟之高者。義之所在。順而行之。初無留難。其次義

闖音醜窺也

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。故自立。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。而其實不如此者。心不肯安。必要求其實而後已。

吾於踐履未能純一。然纔自警策。便與天地相似。後世言寬仁者。類出於姑息。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。而當其情。是乃寬仁也。故吾嘗曰。虞舜孔子之寬仁。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。

有士人上詩云。手挾浮翳開東明。先生頗取其語。因云。吾與學者言。真所謂取日虞淵。洗光咸池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三

右門人傳子雲季魯編錄

冉子退朝。子曰。何晏也。對曰。有政。子曰。其事也。魯國無政所行者。亦其事而已。政者正也。

志壹動氣。此不待論。獨氣壹動志。未能使人無疑。蓋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。則可以無疑矣。壹者專一也。志固爲氣之帥。然至於氣之專一。則亦能動志。故不但言持其志。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。居處飲食。適節宣之宜。視聽言動。嚴邪正之辨。皆無暴其氣之工也。古者十五而入大學。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

止於至善。此言大學指歸。欲明明德於天下。是入大學標的。格物致知。是下手處。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。是格物之方。讀書親師友。是學思。則在己。問與辨。皆須即人。自古聖人。亦因往哲之言。師友之言。乃能有進。况非聖人。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。然往哲之言。因時乘理。其指不一。方冊所載。又有正偽純疵。若不能擇。則是泛觀。欲取決於師友。師友之言。亦不一。又有是非當否。若不能擇。則是泛從。泛觀泛從。何所至止。如彼作室於道謀。是用不潰于成。欲取其一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五

而從之。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。子莫執中。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。豈爲善學。後之學者。顧何以處此。學者規模。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。未有傳習。豈能有是規模。是故所習不可不謹。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。非豪傑不能。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。多不得其正。亦理之常也。

古者勢與道合。後世勢與道離。何謂勢與道合。蓋德之宜爲諸侯者。爲諸侯。宜爲大夫者。爲大夫。宜爲士者。爲士。此之謂勢與道合。後世反此。賢者居下。不肖

者居上。夫是之謂勢。與道離。勢與道合。則是治世。勢與道離。則是亂世。

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修也。骨象脆。切磋之工。精細。玉石堅。琢磨之工。龐大。學問貴細密。自修貴勇猛。

世人只管理會利害。皆自謂惺惺。及他已分上事。又却只是放過。爭知道名利。如錦覆陷穽。使人貪而墮其中。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。

陽一君而二民。君子之道也。陰二君而一民。小人之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道也。陽奇陰偶。陽以奇爲君。一也。陰以偶爲君。二也。有一則有二。第所主在一。彼小人之事。豈遽絕其一哉。所主非是耳。故君子以理制事。以理觀象。故曰變動不居。周流六虛。上下無常。剛柔相易。不可爲典要。唯變所適。

書疏云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四分度之一。天體圓如彈丸。北高南下。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。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。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。強天體隆曲。正當天之中央。南北二極中等之處。謂之赤道。

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。春分日行赤道。從此漸北。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。去北極六十七度。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。從夏至以後。日漸南至。秋分還行赤道。與春分同。冬至行赤道之南。去南極六十七度。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。其日之行處。謂之黃道。又有月行之道。與日相近。交路而過。半在日道之裏。半在日道表。其當交。則兩道相合。去極遠處。兩道相去六度。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。

黃道者。日所行也。冬至在斗。出赤道南二十四度。夏至在井。出赤道北二十四度。秋分交於角。春分交於奎。月有九道。其出入黃道。不過六度。當交則合。故曰交蝕。交蝕者。月道與黃道交也。

孟子登東山而小魯。一章。細繹誦詠五六過。始云。皆是言學之充廣。如水之有瀾。日月之有光。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。

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下常宜諷詠。

元晦似伊川。欽夫似明道。伊川蔽錮深。明道却通疏。九疇之數。一六在北。水得其正。三八在東。木得其正。

唯金火易位。而木生火。自三上生至九。自一數至於九。正得二數。故火在南。自四數至七。亦得四數。故金在西。一變而爲七。七變而爲九。九復變而爲一者。一與一爲二。一與二爲三。一與三爲四。一與四爲五。一與五爲六。五數之祖。故至七則爲二與五矣。是一變也。至九而極。故曰七變而爲九。數至九則必變。故至十則變爲一。十百爲一。百千爲一。千萬爲一。萬是九復變而爲一也。

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。曰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。

臨安四聖觀六月間。傾城士女咸出禱祠。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。答曰。只是賞罰不明。

一夕步月。喟然而嘆。包敏道侍。問曰。先生何嘆。曰。朱元晦泰山喬嶽。可惜學不見道。枉費精神。遂自擔閣。奈何。包曰。勢旣如此。莫若各自著書。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。忽正色厲聲曰。敏道。敏道。恁地沒長進。乃作這般見解。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。陸子靜。便添得些子。無了後。便減得些子。

歸自臨安。湯倉因言風俗不美。曰。乍歸。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。然此事亦由天。亦由人。湯云。如何由天。曰。且如三年一次科舉。萬一中者。篤厚之人多。浮薄之人少。則風俗自此而厚。不然。只得一半篤厚之人。或三四箇篤厚之人。風俗猶自庶幾。不幸篤厚之人無幾。或全是浮薄之人。則後生從而視做。風俗日以敗壞。湯云。如何亦由人。曰。監司守令。便是風俗之宗主。只如院判在此。毋只惟位高爵重。旗旌導前。騎卒擁後者。是崇是敬。陋巷茅茨之間。有篤敬忠信好學之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无

士。不以其微賤。而知崇敬之。則風俗庶幾可回矣。湯再三稱善。次日謂幕僚曰。陸文近至城。何不去聽說話。幕僚云。恐陸丈門戶高峻。議論非某輩所能喻。湯云。陸丈說話甚平正。試往聽看。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。然如陸丈說話。自是不同。

須知人情之無常。方料理得。

孝經十八章。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。非虛言也。莫知其苗之碩。謂葉幹鬚鬆而亡實者也。

天下之言性也。則故而已矣。此段人多不明。首尾文

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。文義亦自明。不失孟子本旨。據某所見。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。觀莊子中有此故字。則知古人言語文字。必常有此字。易雜卦中。隨無故也。卽是此故字。當孟子時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。其言性者。大抵據陳迹言之。實非知性之本。往往以利害推說耳。是反以利爲本也。夫子贊易。治歷明時。在革之象。蓋歷本測候。常須改法。觀革之義。則千歲之日至。無可坐致之理明矣。孟子言千歲之日至。可坐而致也。正是言不可坐而致。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三

帝出乎震。帝者天也。震居東。春也。震雷也。萬物得雷而萌動焉。故曰出乎震。齊乎巽。巽是東南。春夏之交也。巽風也。萬物得風而滋長焉。新生之物。齊潔精明。故曰萬物之潔齊也。相見乎離。離南方之卦也。夏也。生物之形。至是畢露。文物粲然。故曰相見。致役乎坤。萬物皆得地之養。將遂妊實。六七月之交也。萬物於是而胎實焉。故曰致役乎坤。說言乎兌。兌正秋也。八月之時。萬物既已成實。得雨澤而說懌。故曰萬物之

所說也。戰乎乾。乾是西北方之卦也。舊穀之事將始。乾不得不君乎此也。十月之時。陰極陽生。陰陽交戰之時也。龍戰乎野是也。勞乎坎。坎者水也。至勞者也。陰退陽生之時。萬物之所歸也。陰陽未定之時。萬物歸藏之始。其事獨勞。故曰勞乎坎。成言乎艮。陰陽至是而定矣。舊穀之事。於是而終。新穀之事。於是而始。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。

易之爲書也。不可遠。爲道也。屢遷。變動不居。周流六虛。上下無常。剛柔相易。不可爲典要。唯變所適。臨深

履薄。參前倚衡。微戒無虞。小心翼翼。道不可須臾離也。五典天敘。五禮天秩。洪範九疇。帝用錫禹。傳在箕子。武王訪之。三代攸興。罔不克敬。典不有斯人。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。而論屢遷之道也。其爲道也。屢遷不遷處。變動不居。居處周流六虛。實處上下無常。常處剛柔相易。不易處。不可爲典要。要處。惟變所適。不變處。

履德之基也。謙德之柄也。復德之本也。恒德之固也。損德之修也。益德之裕也。困德之辨也。井德之地也。

巽德之修也。易之興也。其於中古乎。作易者。其有憂患乎。上古淳朴。人情物態。未至多變。易雖不作。未有闕也。逮乎中古。情態日開。詐僞日萌。非明易道以示之。則質之美者。無以成其德。天下之衆。無以感而化。生民之禍。有不可勝言者。聖人之憂患如此。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。易道既著。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。是故履德之基也。雜卦曰。履不處也。不處者。行也。上天下澤。尊卑之義。禮之本也。經禮三百。曲禮三千。皆本諸此。常行之道。履德之基。謂以行爲德之基也。

基始也。德自行而進也。不行則德何由而積。謙德之柄也。有而不居爲謙。謙者不盈也。盈則其德喪矣。常執不盈之心。則德乃日積。故曰德之柄。既能謙。然後能復。復者陽復。爲復者之義。人性本善。其不善者。遷於物也。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。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。循吾固有而進德。則沛然無他適矣。故曰復德之本也。知復則內外合矣。然而不常。則其德不固。所謂雖得之必失之。故曰恒德之固也。君子之修德。必去其害德者。則德日進矣。故曰損德之修也。善日積。

則寬裕。故曰益德之裕也。不臨患難難處之地。未足以見其德。故曰困德之辨也。井以養人利物爲事。君子之德亦猶是也。故曰井德之地也。夫然可以有爲。有爲者常順時制宜。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。非盛德之事也。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。如禹稷顏子是已。故曰異德之制也。

履和而至。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。故和。天在上。澤處下。理之極至不可易。故至。君子所行體履之義。故和而至。謙尊而光。不謙則必自尊。自耀。自尊則人必賤。

之自耀則德喪。能謙則自卑。自卑則人尊。之自晦則德益光顯。復小而辨於物。復貴不遠。言動之微。念慮之隱。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。不辨於小。則將致悔咎矣。恒雜而不厭。人之生。動用酢酌。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。是不恒其德者也。能恒者雖雜而不厭。損先難而後易。人情逆之則難。順之則易。凡損抑其過。必逆乎情。故先難。既損抑以歸於善。則順乎本心。故後易。益長裕而不設。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。故其德長進而寬裕。設者侈張也。有侈大不誠實之

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。困窮而道不修德者。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。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。道益通。并居其所而遷。如君子不以道徇人。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。無有不及。故曰遷。巽稱而隱。巽順於理。故動稱宜。其所以稱宜者。非有形迹可見。故隱。

履以和行。行有不和。以不由禮故也。能由禮則和矣。謙以制禮。自尊大。則不能由禮。卑以自牧。乃能自節。制以禮。復以自知。自克。乃能復善。他人無與焉。恒以一德。不常則二三。常則一終始。惟一時乃日新。損以

遠害如忿怒之類。爲德之害。損者。損其害德而已。能損其害德者。則吾身之害。固有可遠之道。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。益以興利。有益於己者。爲和。天下之有益於己者。莫如善。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。故曰興和。能遷善。則福慶之利。固有自致之理。在君子無加損焉。有不足言者。困以寡怨。君子於困厄之時。必推致其命。吾遂吾之志。何怨之有。推困之義。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。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。皆困也。君子於此。自反而已。未嘗有所怨也。并以辨義。君子之義。在於

濟物於井之義。人可以明君子之義。異以行權。異順於理。如權之於物。隨輕重而應。則動靜稱宜。不以一定而悖理也。九卦之列。君子修身之要。其序如此。缺一不可也。故詳復贊之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無自欺也。一段是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。故反覆言之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乃是性所好惡。非出於勉強也。自欺是欺其心。謹獨卽不自欺。誠者自成。而道自道也。自欺不可謂無人。知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若此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五

惟器與名。不可以假人。只當說繁縷。非諸侯所當用。不可以與此人。左氏也說差却名了。是非孔子之言。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。乃是正名。孔子於蒯瞶輒之事。乃是正名。至於溫公謂名者何。諸侯卿大夫是也。則失之矣。

事不可以逆料。聖賢未嘗預料由也。不得其死。然死矣。益盛括其微言如此。

此理塞宇宙。誰能逃之。順之則吉。違之則凶。其蒙蔽則爲昏愚。通徹則爲明知。昏愚者不見是理。故多逆



以致凶。明知者見是理。故能順以致吉。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。剛明而柔暗。是固然矣。今晉之卦。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。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。明是以致吉。二陽爻反皆不善。蓋離之所以爲明者。明是理也。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。宜其吉無不利。此以明理順理而善。則其不盡善者。亦宜其不盡善也。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。豈可以言易哉。陽貴陰賤。剛明柔暗之說。有時而不可泥也。

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。再索而得中男。六三即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鹿無虞。惟入於林中。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。上六乘馬班如。泣血漣如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雖然。人當止邪於未形。絕惡於未萌。致治於未亂。保邦於未危。

蒙九二一爻爲發蒙之主。不應更論與六五相得與否。包蒙納婦。卽克家之事。

束書不觀。游談無根。

染習深者。難得淨潔。

自明然後能明人。

復齋看伊川易傳解。良其背。問某伊川說得如何。某云。說得鶻突。遂命某說。某云。良其背。不獲其身。無我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無物。

或謂先生之學。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。晦翁之學。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。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。先生云。足下如此說。晦翁。晦翁未伏。晦翁之學。自謂一貫。但其見道不明。終不足以一貫耳。吾嘗與晦翁書云。揣摩模寫之工。依放假借之似。其條畫足以自信。其習熟足以自安。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四

三七

學者答堂試策。先生云。諸公答策。皆是隨問走答。策當如堂上人。都勒堂下吏卒。乃不爲策題所纏。

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。唯傅子淵。初子淵請教先生。有良背行庭。無我無物之說。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。晦翁之門。爲二說所礙。十年不可先生之說。及分教衡陽三年。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。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。來書云。某老矣。不復見諸事功。但欲結果身分耳。先生略舉答書。因說近得子淵與君舉書。然好。若子淵切磋不已。君舉當有可

邱元壽是文
安公弟子

望也。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：是則全掩其非，非則全掩其是，亦爲抹出。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，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，先生手不釋，歎曰：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。

邵武邱元壽聽話累日，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。先生曰：一見足下，知留意學問，且從事伊川學者，既好古如此，居鄉與誰遊處？元壽對以賦性冷淡，與人寡合。先生云：莫有令嗣，延師否？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，止是託之二子耳。先生云：既是如此，平生懷抱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三

欲說底話，分付與誰？元壽對以無分付處。有時按視田園，老農老圃，雖不識字，喜其真情。四時之間，與之相忘，酬酢居多耳。先生顧學者笑曰：以邵武許多士人，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，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。如此，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人，不能無媿矣。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，雖大狼狽，其過易於拯救，却是好人。割地難理會，松云：如邱丈之賢，先生還有力及之否？先生云：元壽甚佳，但恐其不大耳。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堯舜與人同耳，但恐不能爲堯舜。

之大也。元壽連日聽教。方自慶快。且云天下之樂。無以加於此。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。荷先生教愛之篤。但某自度無此力量。誠不敢僭易。先生云。元壽道無此力量。錯說了。元壽平日之力量。乃堯舜之力量。元壽自不知耳。元壽默然愈惑。退松別之。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。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。再來承教。

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。忽問松云。智聖是如何。松曰。知此之謂智。盡此之謂聖。先生曰。智聖有優劣否。松曰。無優劣。先生曰。好無優劣。然孟子云。其至爾力也。其中非力。如此說。似歸重於智。松曰。其至爾力也。其中非爾力也。巧也。行文自當如此。孟子不成道。其至爾力也。其中爾巧也。先生曰。是。松又曰。智聖雖無優劣。却有先後。畢竟致知在先。力行在後。故曰始終。先生曰。是。

先生因爲子持之。改所吟鶯詩云。百喙吟春不暫停。長疑春意未丁寧。數聲綠樹黃鸝曉。始笑從來著意聽。遶梁餘韻散南柯。爭柰無如春色何。剩化玉巢金

綽約。深春到處爲人歌。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。至貼近金羽處。以白鷗羽藉之。所以養其金羽也。

有容論詩。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。李杜文章在。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。那用故譏傷。蚍蜉撼大樹。可笑不自量。云云乞君飛霞佩。與我高頡頏。且曰讀書不到此。不必言詩。

中心斯須不和不樂。而鄙詆之心入之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慢易之心入之。與告子不動心。是操持堅執。做孟子不動心。是明道之力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四

有行古禮於其家。而其父不悅。乃至父子相非不已。遂來請教。先生云。以禮言之。吾子於行古禮。其名甚正。以實言之。則去古既遠。禮文不遠。吾子所行。未必盡契古禮。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。喪禮與其哀不足。而禮有餘也。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。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。其餘且可從舊。

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。先生曰。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。方欲單騎卽行。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。先生遽云。如此。則荆門乃次邊之地。某當挈家

次房是文達
公弟子

以行未免少遲。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。

臨川張次房于歷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。杜門經歲來見先生。先生云。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。次房一出。是否。次房云。極荷諸公此意。愧無以當之。先生曰。何荷之云。君子之愛人也以德。細人之愛人也。以姑息。凡諸公欲相推輓者。姑息之愛也。次房初歸時。一二年間。正氣甚盛。後來寢弱。先兄教授極力推輓。是後正氣復振。比年又寢衰。次房莫未至無飯契否。若今諸公此舉。事勢恐亦難行。反自取辱耳。某今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聖

有一官不能脫去得。今又令去荆門。某只得去。若竄去南海。某便著去。次房幸而無官了。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。次房云。恨聞言之晚。不能早謝絕之也。

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。先生屈指數之。以傅子淵居其首。鄧文範居次。傅季魯。黃元吉。又次之。且云。浙間煞有人。有得之深者。有得之淺者。有一見而得之者。有久而後得之者。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。惜乎此人亡矣。

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。有詩送行云。荷君來意。

固非輕。會未深交。意便傾。說到七篇無欠少。學從三
畫已分明。每嗟自昔傷標致。頗欲從今近老成。爲謝
荆門三益友。何時尊酒話平生。先生切聞子淵與君
舉切磋。又起君舉之疑。得黃元吉。君舉方信子淵之
學。松曰。元吉之學。却在子淵之上。先生曰。元吉得老
夫鍛煉之力。元吉從老夫十五年。前數年病在逐外
中間數年。換入一意見。窠窟去。又數年。換入一安樂
窠窟去。這一二年。老夫痛加鍛煉。似覺壁立無由近
傍。元吉善學。不敢發問。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。却

教諸生致問。老夫一一爲之問駁。元吉一旦從旁忽
有所省。此元吉之善學。

先生云。今世儒者。類指佛老爲異端。孔子曰。攻乎異
端。孔子時。佛教未入中國。雖有老子。其說未著。却指
那箇爲異端。蓋異字與同字爲對。雖同師堯舜。而所
學異緒。與堯舜不同。此所以爲異端也。先生因傲學
者攻異端曰。天下之理。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。
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。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
道。勞苦而爲之可也。其實本不足以爲道。學者何苦

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。又易知易從。又信足以爲道。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。

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。滿心而發。克塞宇宙。無非此理。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。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。又就尔見孺子入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一端指示人。又得此心昭然。但能克此心足矣。乃誦誠者自成也。而道自道也。誠者物之終始。云云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

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。晦翁使讀孟子。他日問季

隨如何解。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。一句季隨以所見解。晦翁以爲非。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。後季隨思之既苦。因以致疾。晦翁乃言之曰。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。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。先生因笑曰。只是如此。何不早說與他。

先生言吾家治田。每用長大鑿頭。兩次鋤至二尺許。深一尺半許。外方容秧一頭。久旱時。田肉深。獨得不旱。以他處禾穗數之。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。少者三五十粒而已。以此中禾穗數之。每穗少者尚百二

十粒。多者至二百餘粒。每一畝所收。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。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。凡事獨不然乎。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。故及之。

答曾宅之一書甚詳。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。文所以明道。辭達足矣。意有所屬也。先生正色而言曰。道有變動。故曰爻。爻有等。故曰物。物相雜。故曰文。文不當。故吉凶生焉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。參天兩地而倚數。觀變于陰陽而立卦。發揮于剛柔而生爻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。窮理盡性以至于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四

命。這方是文。文不到這裏說甚文。

松嘗問梭山云。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。是行王道以尊周室。行王道以得天位。當如何對。梭山云。得天位。松曰。却如何。解後世疑。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。梭山云。民爲貴。社稷次之。君爲輕。先生再三稱嘆曰。家兄平日無此議論。良久曰。曠古以來無此議論。松曰。伯夷不見此理。先生亦云。松又云。武王見得此理。先生曰。伏羲以來。皆見此理。

或勸先生之荆門。爲委曲行道之計。答云。仲虺言湯

吳君玉名貫
未詳或云臨
川人卽淳熙
甲辰進士吳
琮或云名鑑
文安公弟子

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。古人通體純是道義。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。特其心先主乎利害。而以禮義行之耳。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。正在於此。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。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。

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。至槐堂處五日。每舉書句爲問。隨其所問解釋其疑。然後從其所曉。敷廣具教。每每如此。其人再三稱嘆云。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。獨某覓得先生是聖學。然退省其私。又却都無事了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四十五

此人明敏。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。

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。孟子不及孔子三。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。晦翁亦有此論。松曰。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。惟恐人之入于禽獸。是禽獸也。爲其無君父也。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。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。此其所以錘銖聖人之言。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。先生曰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此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。其氣象豈能盡同。我這裏也說氣象。但不是就外面說。

乃曰陰陽一大氣。乾坤一大象。因說孟子之言。如孟
施舍之守氣。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此兩句却贅了。
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是為不識
良。背行庭之旨。

舜隱惡而揚善。說者曰。隱藏也。此說非是。隱伏也。伏
絕其惡而善自揚耳。在已在人一也。為國家者。見惡
如農夫之務去草焉。芟夷蘊崇之。絕其本根。勿使能
殖。則善者信矣。故君子以遏惡揚善。順天休命也。
成湯放桀于南巢。惟有慙德。湯到這裡却生一疑。此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異

是湯之過也。故仲虺作誥曰。惟天生民有欲。無主乃
亂。惟天生聰明時。父嗚呼。謹厥終。惟其始。殖有禮。覆
昏暴。欽崇天道。永保天命。

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。對曰。必也正人心乎。

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
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
焉。辟。比。量也。家中以次之人。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
之。或效之。或議之。其弊無窮。不可悉究。要其終。實不
足以齊其家。

勝
敦
孝
解
義

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。孟子將破其說。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。一次將杞柳來論。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說。一次將湍水來論。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。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。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。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。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。窮究異端。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。

枚卜功臣之遜。遜出于誠。漢文帝卽位之遜。遜出于僞。云云。及修代來功。詔稱朕狐疑。唯宋昌勸朕。朕已得保宗廟。尊昌爲衛將軍。云云。後世人主不知學人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聖

欲橫流。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得而私。

夫子沒。老氏之說出。至漢而其術益行。曹叅相齊。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。而齊故儒以百數。言人人殊。參未知所定。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。使人厚幣請之。旣見。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。推此類具言之。參於是避正堂。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。故相齊九年。齊國安集。大稱賢相。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。蕭何薨。參入相。壹遵何爲之約束。擇郡縣吏長。木訥於文辭。謹厚長者。卽召除爲丞相。

史吏言文刻深。欲聲名。輒斥去之。日夜飲酒不事事。見人有細過。掩匿覆蓋之。府中無事。漢家之治。血脈在此。

邵堯夫詩。一物其來有一身。一身還有一乾坤。不如聖人說。乾知太始。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。聖人之道。有用無用。便非聖人之道。

先生一日自歌。與姪孫濟書云。道之將廢。自孔孟之生。不能回天而易命。云。又歌柏舟詩。松爲之涕泗。沾襟。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。見松悲泣不堪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哭

歌曰。蕭蕭馬鳴。悠悠旆旌。乃曰。蕭蕭馬鳴。靜中有動矣。悠悠旆旌。動中有靜也。

誠者自誠也。而道自道也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人之有是四端。而自謂不能者。自賊者也。暴謂自暴。棄謂自棄。侮謂自侮。反謂自反。得謂自得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。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。常言年十二時。復齋因看論語。命某近前問云。看有子一章如何。某云。此有子之言。非夫子之言。先兄云。孔門除却曾子。便到有子。未可輕議。更思之如何。某曰。夫子之言簡易。有子

之言交離。

呂伯恭爲鵝湖之集。先兄復齋謂某曰。伯恭約元晦爲此集。正爲學術異同。某兄弟先自不同。何以望鵝湖之同。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。又令某自說。至晚罷。先兄云。子靜之說是。次早某請先兄說。先兄云。某無說。夜來思之。子靜之說極是。方得一詩云。孩提知愛長知欽。古聖相傳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築室。未聞無址忽成岑。留情傳註翻秦塞。著意精微轉陸沉。珍重友朋相切磋。須知至樂在于今。某云。詩甚佳。但第二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巽

句微有未安。先兄云。說得恁地。又道未安。更要如何。某云。不妨一面起行。某沿途却和此詩。及至鵝湖。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。先兄舉詩纔四句。元晦顧伯恭曰。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。舉詩罷。遂致辯於先兄。某云。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。墟墓興哀宗廟歛。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滴到滄溟水。拳石崇成泰華岑。易簡工夫終久大。支離事業竟浮沉。舉詩至此。元晦失色。至欲知自下升高處。真僞先須辯。只今元晦大不懌。於是各休息。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。

莫不悉破其說。繼日凡致辯。其說隨屈。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。竟爲元晦所尼。後往南康。元晦延入白鹿講說。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。元晦再三云。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裡。負愧何言。

先兄復齋臨終云。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。恨不得相與切磋。見此道之大明耳。

吾家合族而食。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。某適當其職。所學大進。這方是執事敬。

徐仲誠疑亦金箠人早事

徐仲誠請教。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。反身而誠。

象山全集 卷三十四

文安公又事峻山公

樂莫大焉一章。仲誠處槐堂一月。一日問之云。仲誠思得孟子如何。仲誠答曰。如鏡中觀花。答云。見得仲誠也是如此。顧左右曰。仲誠真善自述者。因說與云。此事不在他求。只在仲誠身上。既又微笑而言曰。已是分明說了也。少間。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。答曰。我與汝說內。汝只管說外。良久曰。句句是要語。梭山曰。博學之。審問之。謹思之。明辯之。篤行之。此是要語。答曰。未知學博學箇什麼。審問箇什麼。明辯箇什麼。篤行箇什麼。

有學者終日聽話。忽請問曰：如何是窮理盡性。以至於命。答曰：吾友是泛然問。老夫却不是泛然答。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。皆是理也。窮理是窮這箇理。盡性是盡這箇性。至命是至這箇命。稱嘆趙子新美質。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之心。子新爲人稱揚。反生羞媿。人莫不有好進之心。子新恬淡。雖推之不前。人皆惡人言已之短。子新惟恐人。不以其失爲告。羣居終日。默然端坐。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。可謂人中之一端。但不能進學可憂耳。或云年亦未壯。答云。

象山全集

卷三十四

五

莫道未也。二十歲來。一日子新至。語之曰：莫堆堆地。須發揚。車前不能令人軒。車後不能令人輕。何不發揚。

廣中一學者陳去華。省發偉特。某因問：吾與點也。一段尋常如何理會。屢問之。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。一日又問之。去華又謂理會未得。某云：且以去華所見言之。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。去華遂謂據某所見。三子只是事上著到。曾點却在這裏著到。某詰之曰：向道理會不得。今又却理會得。去華頓有省。自敘聽話。

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。後十日所言大異。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。因有十詩。別後謂人曰。某方是一學者在。待歸後。率南方之士。師北方之學。蓋廣中蒙欽夫之教。故以此爲北方耳。

臨川一學者初見。問曰。每日如何觀書。學者曰。守規矩。歡然問曰。如何守規矩。學者曰。伊川易傳。胡氏春秋。上蔡論語。范氏唐鑑。忽呵之曰。陋說。良久復問曰。何者爲規。又頃問曰。何者爲矩。學者但唯唯。次日復來。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。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一章畢。乃言曰。乾文言云。大哉乾元。坤文言云。至哉坤元。聖人贊易。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。遍曰。學者曰。又却不是道難知也。又曰。道在邈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。顧學者曰。這方喚作規矩。公昨日來道甚規矩。

一學者聽言後。更七夜不寢。或問曰。如此莫是助長否。答曰。非也。彼蓋乍有所聞。一旦悼平昔之非。正與血氣爭塞作主。又顧謂學者。天下之理。但患不知其非。既知其非。便卽不爲君子。以嚮晦入宴息也。

不為物所誘
故能立不為
理所清故能
不惑

或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三十而立。既有所立矣。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。曰志於學矣。不為富貴貧賤患難動心。不為異端邪說播奪。是下工夫至三十。然後能立。既立矣。然天下學術之異同。人心趨向之差別。其聲訛相似。似是而非之處。到這裏多少疑在。是又下工夫十年。然後能不惑矣。又下工夫十年。方渾然一片。故曰五十而知天命。

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。既子游子夏皆非。先生感嘆時俗湮沒。未有能自拔者。因歌學者劉定

象山全集 卷三十四 五三

夫象山詩云。三日觀山山愈妍。錦囊收拾不勝編。萬山擾擾何為者。惟有雲臺山巋然。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。從來膽大胸膈寬。虎豹億萬虬龍干。從頭收拾一口吞。有時此輩未妥帖。哮吼大嚼無毫全。朝飲渤海水。暮宿崑崙巔。連山以為琴。長河為之絃。萬古不傳音。吾當為君宣。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。黃鵠刷金衣。自言能遠飛。擇侶異棲息。終年修羽儀。朝下玉池飲。暮宿霜桐枝。徘徊且垂翼。會有秋風時。有學子闕亂先生几案。問文字。先生曰。有先生長者。

